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罗尔德·达尔



突然，一个光身子男人从窗外穿过去不见了！
“嗖”的一下在窗外穿过去不见了！
我躺在那儿纳闷，我看到的究竟是幻影，还是光身子的鬼？

独闯天下

突然的黑色巨蛇在小石子上向他游来。
他的身体滑过松动的石头时，

ROALD DAHL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罗尔德·达尔

独闯天下

刘海栖 / 主编

[英]罗尔德·达尔 / 著

徐 朴 / 译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独闯天下 / [英] 达尔著; 徐朴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4.4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罗尔德·达尔 / 刘海栖主编)

书名原文: Going Solo

ISBN 7-5332-4109-6

I. 独… II. ①达…②徐…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6130 号

丛 书 名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罗尔德·达尔

书 名 独闯天下

著 者 [英] 罗尔德·达尔

译 者 徐朴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电 话 (0531)2060055-4710

印 刷 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地 址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50 × 200mm32 开

印 张 8.75

千 字 115

I S B N 7-5332-4109-6/I · 945

定 价 17.50 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2-134

Going Solo

Copyright © 1986 by Roald Dahl Nominee Lt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4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UK

ALL RIGHTS RESERVED

罗尔德·达尔网址: www.roalddahl.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精彩片段

突然，一个光身子男人的身影，像一只丛林里的猿猴一样赤身裸体，“嗖”的一下在窗外穿过去不见了！他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声息全无，我躺在那儿纳闷：我看到的究竟是幻影、是幽灵，还是光身子的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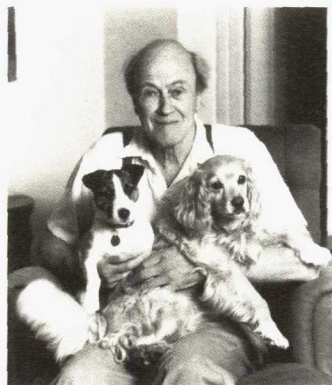
看着那条让人毛骨悚然的黑色巨蛇在小石子上向他迅速游来。它那三角形的小头高高昂起，当它的身体滑过松动的石头时，我听得见小石子在轻轻地格格作响。我亲眼目睹了这整幅噩梦般的景象。

紧接着蛇的反应更快，整个动作还不到百分之一秒，就像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闪。只见一道绿光，那蛇至少向前蹿了十来英尺，一口咬在捕蛇人的腿上。谁也无法躲开这样一击。

正在这时，夜幕开始降临，我知道我遇到了麻烦。我的燃料已经所剩不多，无法回到我离开的福卡。再说我在黑暗中也无法找到福卡。现在我唯一能办到的就是在沙漠中做一次紧急着陆，而且要快，趁天还没有太黑，还能看见。

我无论如何也得下去了……我大着胆子慢慢飞行，牢牢控制着螺旋桨让它的运转只稍稍超出我的每小时八十英里的失速速度。飞机的两个轮子碰到了下面，我降下速来，心里祈祷着给我一点好运……





这位世界闻名的奇幻文学大师出生于英国，父母都是挪威人，早年曾在壳牌石油公司非洲的分支机构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参加了英国空军，当过战斗机飞行员。他是一位既为成人也为孩子写作的作家，还曾经写过几部007电影剧本。其作品中多有恐怖情节和闹剧风味，故事构思奇特、想像新颖、明快多变、富于夸张，从一开始就能打破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常规对位，给人一种或幽默、或机智、或荒诞的美感。他因其作品风格的独树一帜而于1952年和1954年两度获得“爱伦·坡文学奖”，并于后来获得英国的“白面包”奖，该奖评委会对其作品的评价是：“滑稽，机智，又有趣又吓人……”到目前为止，达尔的作品在世界各地都已售出了上千万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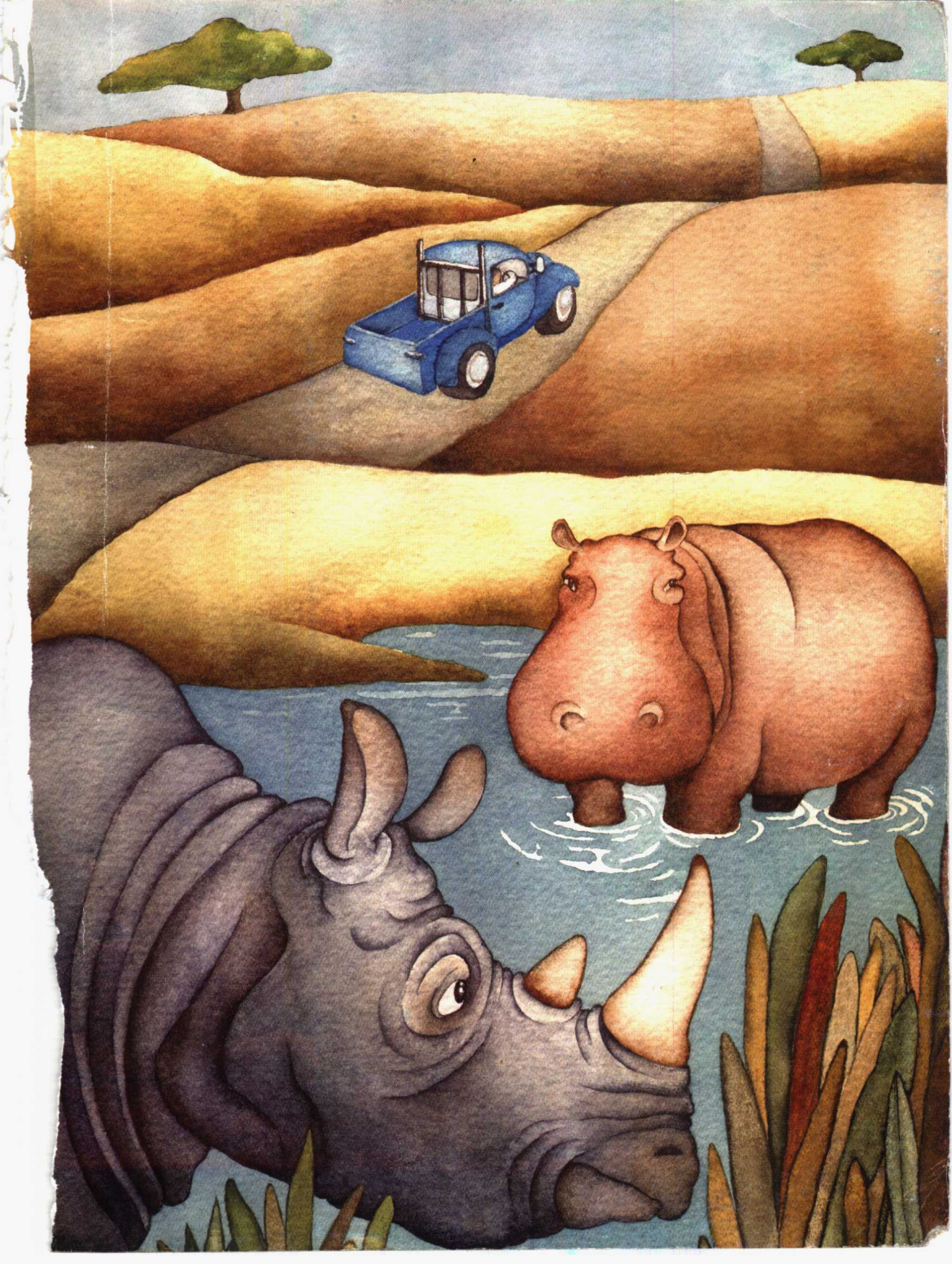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王仕德

装帧设计\曹飞

封面绘画\卢欣

韩岩

内文插图\巴豆







Haifa, June 1941

ROALD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罗尔德·达尔

DAHL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远渡重洋	3
达累斯萨拉姆	29
辛巴	41
绿色曼巴	55
战争爆发	68
姆伐纳威席的姆蒂肖	89
飞行训练	103
幸免于难	126
头一次遭遇敌机	158
弹药船	183
雅典战役	189
离末日一步之遥	200
惨败阿高斯	224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240
回家	259



独阅天下

写在前面的话

生活由无数细小的事件和少数的重大事件所组成。因此，一本自传要不弄得冗长烦琐，就得严格挑选内容，剔除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事件，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记忆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事件上。

我的头一本自传叫《男孩》，这一本书的头一部分，我的一些个人的故事，正好是它的继续：我出门到东非去，踏上我的头一个工作岗位。可是因为任何工作，即使在非洲的工作，也不会总是那么吸引人的，因此，我力图严格挑选，只把我认为值得纪念的一些事情写下来。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写的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皇家空军的经历，那就没有必要选择和剔除了，因为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这些事情都是完完全全令我神往的……



罗尔德·达尔



East Africa



独闯天下

远渡重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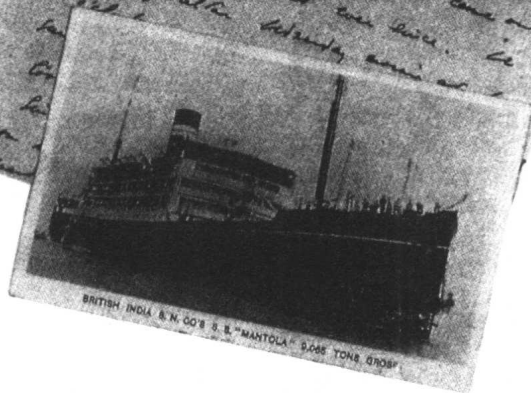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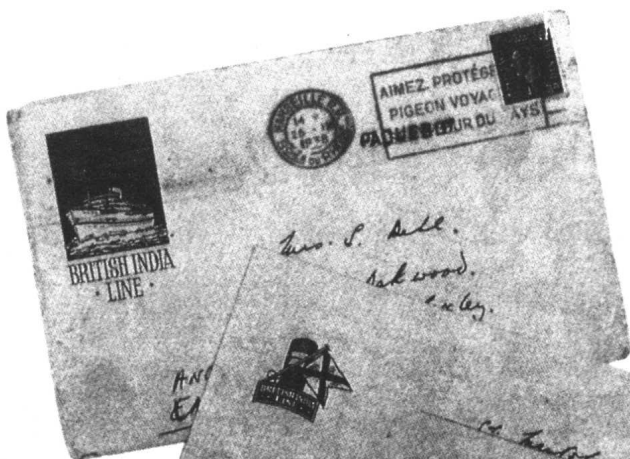
1938年秋天，把我从英国带到非洲的那条船叫“孟托拉”号。它像是一只9000吨瓷漆剥落的旧浴缸，只有一座高高的烟囱和一部浑身发抖的马达，震得餐厅里桌子上茶碟里的茶杯格格作响。

从伦敦港到肯尼亚的蒙巴萨要两个星期，路上我们还要停靠马赛、马尔塔、塞得港、苏伊士、苏丹港和亚丁。如今你飞到蒙巴萨只要几个小时，但在1938年，这样的旅行中途要歇好几个地方。从家里到东非那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为此，我特地跟壳牌公司签订了合同，我要在那个地方一连待上三年。我离开家的时候是二十二岁，跟家人重新团聚时已经二十五岁了。

关于那次旅行，我至今仍然清清楚楚记得的是，我那些旅伴的古怪行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特殊帝国血统的英国人，他们一生都在不列颠领土的天涯海角工作。请不要忘记，1930年的时候，大英帝国还是像模像样的帝国，维持这个帝国的是一个种族的男男女女，这种人，你们大多数人



罗尔德·达尔





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现在再也不会遇见了。我认为，我很荣幸能在这些“稀有人种”还在地球的山麓小丘上或森林中漫游的时候见识过他们。他们比英国人还要英国人，比苏格兰人还要苏格兰人，这是一群我所遇到过的最最疯狂的人类。举一个例子来说，他们说的是一种他们自己的语言。假如他们在东非工作，他们的句子中往往夹杂着斯瓦希里语的词汇，假如他们在印度工作，那么各种各样的印度方言也混了进来。同样情形，有一个完整的常用词的词汇表似乎在所有这些人中间通行无阻。比如，晚上喝的饮料往往叫做“太阳下山饮料”，其它时候喝的就叫“威士忌苏打饮料”了。把老婆叫做“嬷姆萨博”，那是印地语里称欧洲已婚妇女“太太”的意思。看一样什么东西叫“舒夫梯”，也就是“瞅一瞅”的意思。而且相当有意思，根据这一个字眼，在中东皇家空军的行话里，侦察机就成了“舒夫梯”

风筝，也就是“瞅一瞅风筝”的意思。什么质量差的东西叫“森兹”，也就是“宿货”的意思。晚餐叫做“梯芬”等等。这些帝国子民的行话可以塞满整整一本字典。总而言之，对我这样一个城郊出身的普通小伙子来说，突然投身在这一



群皮肤黑黑、肌肉发达的土老冒和他们小巧伶俐的妻子中间，这一切是挺令人惊奇的，不过我最最喜欢他们的是他们的那种怪癖。

看来，英国人多年生活在使人汗流浹背的、酷热的气候里和众多的外国人中间要保持头脑清醒，靠的就是让他们有点小小的疯疯癫癫。他们养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习惯，要是在他们的家乡那是决不能容忍的，但远在非洲、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或在马来西亚等地，他们就能随心所欲了。在孟托拉号上就是这样，差不多人人头脑里都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对我来说，那就像是整个旅程中一直在看一种不停顿的哑剧。让我跟你讲讲其中两三个喜剧演员。

我跟一个印度旁遮普的一家棉纺厂经理同住一个小间，他名叫U.N.萨弗雷（我头一次看见他箱子上缩写的名字，简直不相信——哪有这样的名字？）；我住在上铺。因此，我头枕在枕头上可以通过小窗清清楚楚看到放救生艇的甲板和外面辽阔的蓝色海洋。海上的第四个早晨，我碰巧醒得很早。

我躺在铺位上懒洋洋地张望着窗外面，耳朵里听着萨弗雷轻轻的打鼾声，他就躺在我的下铺。突然，一个光身子男人的



身影，像一只丛林里的猿猴一样赤身露体，“嗖”的一下在窗外穿过去不见了！他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声息全无，我躺在那儿纳闷：我看到的究竟是幻影、是幽灵，还是光着身子的鬼？

一两分钟以后，那光身子的身影又在窗外穿了过去。

这回我马上坐了起来，我想好好看看这个日出时光着身子赤裸裸的幽灵，所以，我趴在铺位的尽头，把头伸出在窗外。放救生艇的甲板上空无一人。地中海很安静，一片混浊不清的蓝色，灿烂的黄太阳刚刚镶嵌在地平线上。甲板上空荡荡的寂静无声，我开始一本正经地思索起来，是不是我可能终究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鬼影，那鬼可能是一个旅客，早些时候在旅途上掉下了海，如今永远奔波在海浪之中，还时不时爬上当初他失足的那条船上。

冷不丁，从我的那个侦察孔里我瞥见甲板的尽头有了动静。接着，一个光光的身子显现了，但他压根儿不是什么鬼。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迅速地在甲板的救生艇和通风装置之间穿行，毫无声息地朝我跳过来。他矮墩墩的很粗壮，光光的身子上肚子有些凸出来，脸上有一挂黑黑的大胡子，当



他跑到二十码开外的時候，他看見我正傻里傻氣地從小窗里探出頭來，他舉起一條毛茸茸的胳膊向我招呼：“來啊，我的孩子，來跟我一起慢跑，讓你的肺里吹進點海上的空氣，調整一下你的身體，把鬆弛的肌肉抖掉！”

光從那掛大胡子上我就認出他是格里費斯少校了。少校在頭天晚上的飯桌上就告訴我，他在印度待了三十六年，剛剛回國度假後重返阿拉哈巴特去。

少校歡躍着過去的時候，我淡淡地朝他笑了一笑，但是我沒有縮回來，我還想看看他。他那種一絲不掛地在甲板上一圈圈奔跑的方式有一種讓人欣賞的東西——那是某種讓人驚奇的天真，並不讓人尷尬，倒顯得很快活、很友好。要說到我，一個很容易緊張不安和敏感的年輕人，那就不免感到害羞了。看着他在窗外穿過去，對他的所作所為我是很不贊成的。但與此同時我也很羨慕他，我對他的整個滿不在乎的態度其實是很忌妒的。我昏了頭希望自己也有這個膽量出去做同樣的事情。我要跟他一樣，我渴望能夠拋掉我的睡衣，跟他一起在甲板上跳跳蹦蹦繞繞圈，碰巧有什麼人看見，就大聲地向他打招呼。但是，即使一百萬年後我也不會這麼干。我